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三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六十五　北史七十七

裴政　李諤

鮑定　高構

滎毗　陸知命

梁毗　柳彧

趙綽　杜整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祖邃父之禮並南史有傳政幼聰明博聞強記達於從政為當世所稱仕梁給事黃門侍郎及魏圍荊州政在外見獲後梁宣帝時封梁王謂政曰我武皇帝孫不可為爾君乎爾何必殉身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不然分腰領矣

隋書曰政詭曰惟命

鎖送城下使謂孝元曰王僧辯聞臺城破已自為帝王

琳孤弱不能復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吾以間使被擒當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詧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荆州不可下因得釋會江陵平與城中朝士俱送京師周文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入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後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决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寃濫囚徒犯

極刑者許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又善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事在紹遠傳隋開皇元年為率更令加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再遷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慤東宮凡有大事皆委之右庶子劉榮性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亂見帳未及成太子再三促之榮令元愷口奏不須造帳

及奏太子問名帳安在元愷云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詰榮榮便拒諱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阿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榮位高任重所語元愷是纖介之愆計不須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相累今引左衛率崔蒨等證蒨款狀悉與元愷同臣謂榮語元愷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退無後言時雲定

興數入侍太子為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謂定興曰公所為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疎政出為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授秩俸皆散給寮吏部民犯罪者雖陰知之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衆合境惶懾令行禁止稱為神明爾後不修囹圄殆無諍訟卒於官著承

聖實錄十卷及太子廢文帝追憶之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匡弼之猶應不至此子南金位膳部郎學涉有文藻以輕財貴義稱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博學解屬文仕齊為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隋文有帝王志操深自結納及為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隋文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工曹侍郎諤性公方明時務遷治書侍

御史帝謂羣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内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彫弊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大臣内有祖父亡沒日月未久子孫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豈容遽褫衰絰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

乎人子能堪斯忍後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
情若弟兄朝聞其死夕規其妾以得為限無廉恥之心
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務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
務帝覽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
又以文體輕薄流宕忘反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化民
五教六行為詩書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
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
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

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

愚按曹魏武帝廟號太祖文帝廟號高祖明帝廟號

烈祖或註為元魏諸君稱祖者皆誤

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小藝競騁文華遂成

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

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

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

據諤四語仍雕蟲夙習耳俗之入人膏肓乃爾

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
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
至義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
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
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軌模構無
用為用也損本逐末遍相師祖久而愈扇開皇四年普
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
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

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閭外州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則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盖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請勅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書具陳其弊請加罪黜以懲風軌

隋書載諤奏曰世之喪道極於周代用人惟信其口

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嘿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已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衒自媒都無慙恥自隋受命此風應改况乃大臣仍遵敝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諠訴階墀之側言辭不遜上瀆冕旒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狀以懲風軌

帝以謂前後所奏頒示天下於是四海向風深革其弊謂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謇之譽而

潛多匡正鄧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汙
雜非敦本之義遂奏帝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州
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時逢冬
寒莫敢陳訴謂以為四民有業各附所安逆旅旗亭自
古非同一槩即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所依豈容一
朝而廢徒為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
詣闕然後奏聞帝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以年老出
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悅服卒官有四子世子大

方襲有才器

鮑宏字潤身東海郯人父機以才學知名仕梁位治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為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為中記室累遷通直散騎侍郎江陵平歸周明帝甚禮引為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後與杜子暉聘陳共謀伐齊遂出兵渡江侵齊帝嘗問宏取齊策宏以為先皇往日出師洛陽彼有其備每不克捷莫若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

不虞似爲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小御正加上儀同隋文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爲謙將達奚惎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馳傳入京隋文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歷利邛二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遲迥後復與突厥戰死帝嘉之將賜姓金氏訪及羣下宏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姓劉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請賜以皇族帝曰善因賜義臣姓楊後授均州刺史以

目疾免卒於家初周武帝勅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為帝緒疎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仕齊兩歷太守齊滅周武帝以為許州司馬隋文受禪累遷戶部侍郎時內使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帝以為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所重我讀卿判詞

理愜當意所不能及賜米百石名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瘂又聾嫁之不售嘗樵采於野為人所犯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于是申省構判曰毋不能言窮究理絶按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於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為姓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為稱職復從雍州司馬坐事左轉盩厔令甚有能名復拜雍州司馬仁壽初又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復位時為吏部者多以不稱去職

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
劇談頗謂輕薄然內懷方雅為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
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擢用輙遣人就第問其
可否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為文筆
必先有草呈構方出之構有訊訶未嘗不嗟伏大業七
年終於家所舉薦杜如晦房玄齡等
冊府元龜曰構為吏部侍郎見杜如晦聰悟美風調
精彩絕人謂其有應變之才棟梁之用又房玄齡年

十八校讐秘書省一見嗟嘆不已曰僕閲人多未嘗
見此賢必成偉器但恨不覩其縱壑凌霄耳
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知人開皇中昌黎豆盧實為
黄門侍郎稱為慎密河東裴術為右丞多所糾正河内
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為刑部執法平允
京兆韋焜為戶部郎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為延州甚有
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為當時所稱
榮毗字子諶北平無終人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

有局量沙獵羣言仕周位內史下士隋開皇中累遷殿
內局監時以華陰多賊盜妙選長史楊素薦昈為華州
長史世號為能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昈以法繩
之無所寬貸昈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
昈曰所以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
之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廣在揚州每令人密
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為辭
實給私人州縣莫敢違昈獨遏絕其事帝聞而嘉之賚

絹百疋轉蒲州司馬漢王諒舉兵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覺變逜歸關中長史渤海高義明謂眺曰河東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為難不細城中雖復匈匈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當立定耳眺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為渤海人所殺眺亦被執及諒平拜治書侍御史帝謂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心亦敬之眺在朝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後以母憂去職歳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眺

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為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隋文有舊及為丞相加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隋文陰圖禪代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自以周之大夫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隋文不悦遂行開皇初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否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揚彪帝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兼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父敖陳散騎長侍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仕於陳及陳滅歸家會高智慧等作亂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土復用其弟恪為汧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以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或言其正直由是待詔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治書侍御史

侃然正色為百寮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
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寮
震慄遼東之役為東暆道受降使者卒於師贈御史大
夫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父茂周滄兗二州刺史毗性
剛謇頗有學涉仕周累遷武藏大夫隋文帝開皇初以
鯁正拜治書侍御史名為稱職轉大興令遷雍州贊治
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回避頗失權貴

心出為西寧州刺史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為豪儁由是遞相凌辱每尋干戈邊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遺以金乃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悉還之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重擅權百寮震慴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竊見左僕射越國公楊素幸遇

愈重權勢日隆

隋書曰縉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唇吻廢興任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姦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於積年桓玄基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帝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詰之吡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

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毗發言謇謇有誠亮之節帝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衰初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慴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而已後帝不復專委素由察毗言也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爭忤旨遂令張衡代為大夫毗憂憤

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之子敬真位大理司直時煬帝煬成光祿大夫魚俱羅罪令敬真案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為祟而死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世居襄陽父仲禮南史有傳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為寧州總管掾武帝親總萬機彧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為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後帝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彧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勳報勞務先

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搴旗必由神畧若負戈擐甲固征捍劬勞至於鎮撫宿衛為重俱禀成實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

愚按隋書有曰昔蕭何留守茅土先於平陽穆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但一時朝士誰為何與穆之者何乃濫賞如是

於是留守並加品級隋文受禪歷尚書虞部屯田二侍郎時制三品已上門皆立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

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旣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頭聞而歎伏後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爲百寮敬憚帝嘉其鯁直謂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年垂八十前任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

良田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民蒞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帝善之干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長史庫狄士文從父妹彧劾之曰君明忽劬勞之痛冒此苴衰命彼褕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家竟得罪隋承喪亂後風俗頹壞彧多所矯

正帝甚嘉之又見帝勤於聽受百寮奏請煩碎疏諫曰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政道無憚疲勞

隋書曰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

至乃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日旰忘食分夜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

至言少減煩務
隋書曰以怡神為意以養性為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義若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裁斷者伏
希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
帝覽而嘉之以其家貧勑有司為築宅因曰柳彧正直士國之龜寶也右僕射揚素當塗顯貴百寮慴憚嘗以
少譴勑送南臺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於階下端笏
整容曰奉勑推公罪素遽下彧據案坐立素庭前辯詰

事狀素銜之彧時方為帝信任故未有以中之彧見近
代都邑士民每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戲遞相誇競糜費
財力奏請禁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
充街塞陌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伎詭
狀異形外內共觀曾不相避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
幷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
賊由斯而起非益於化實損於人請頒天下並即禁斷
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汙

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帝嘉之拜儀同三司歲餘加散騎常侍仁壽初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彧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政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彧以貽秀秀復賜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彧以内臣交通諸侯除名配戍懷遠鎮行達高陽詔徵還至晉陽遇漢王諒舉兵遣使馳召彧彧入城而諒反形已露度不能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彧心懷兩端以

侯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燉煌素卒乃自理詔

徵還卒於道

趙綽字士倬河東人性質直剛毅仕周以明幹見知歷

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隋文為丞相

知其清正引為錄事參軍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

以功拜儀同文帝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

歷大理正尚書都官侍郎每有奏讞正色侃然漸見禮

重帝以賊盜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律者天下大信

其可失乎帝欣然納之因謂曰若更有聞見宜數言之

遷大理少卿

隋書刑法志曰高祖常發怒六月棒殺人綽固爭曰季夏之日天地成長庶類不可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何不可遂殺之

故陳將蕭摩訶子世界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帝曰世畧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名將子為人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帝不能奪欲待綽去赦之因命綽退食

繂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帝曰大理其為朕特放摩
訶也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
朝野僉載曰亶為吏部侍郎選舉不公有選人牓曰
枉州抑縣屈滯鄉不申里銜恨先生問大隋吏部侍
郎辛亶曰當今天子聖明外拓四方而子位處權衡
居進賢之首理應識是識非知滯知微使無才者沉
伏有用者雲飛奈何尸祿素餐濫處上官黜陟失所
選補傷殘小人在位君子駁彈莫不代子戰灼而子

何以自安寘曰百姓萬國不可皆識誰厚誰親為禁

賞者必喜被蕘責者自嗔得官者見喜失官者見疾

細而論之非寘之失先生曰是何疾與是何疾與不

識何以防其名官少何不簡其精細尋狀迹足識家

法細尋判驗足識文華寧不知石中出玉黃金出沙

量子之財度子之智秖可投之四夷以禦魑魅怨嗟

不少實傷和氣辛寘再拜謝曰辛蒙見責實覺多違

謹當刻肌貫骨改過懲非請先生縱寘自修捨寘之

罰如更有違甘從斧鉞先生曰如子之輩車載斗量
朝廷多才立須相代那得久曠天工待子自作急去
急去不得久住喚取師巫卻行無取亶掩泣而言曰
罪過自招自滅自消豈可更將面目來污聖朝先生
曳杖而歌曰辛亶去吏部明開賢路遇太平今年定
知不可得後歲依期更入京
嘗衣緋褌俗云利官帝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
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謂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命

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帝使謂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拂衣入良久乃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

隋書刑法志曰大理掌固來曠上封事言大理官司實法帝以為忠直遣每旦於五品中參見曠又告綽濫免徒因帝使信臣推驗白其誣帝又怒曠命斬之綽又固爭以為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閤綽又矯言臣

更不理贖自有他事帝命引入閤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為理少不能制馭掌固使贖觸挂天刑死罪一因不合死臣不能死爭死罪二臣無他事而妄言求入死罪三帝解顏賜綽二金盃酒飲訖並以盃賜之贖因免死配徙廣州

時帝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帝悉令斬之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帝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

得不關臣事帝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帝復曰聧羮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帝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上奏切諫乃止帝以綽誠直每引入閤中或遇帝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以萬計後進開府贈其父為蔡州刺史河東薛胄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

隋書刑法志曰高祖嘗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

固諫不從帝亦尋悔宣慰基而怒羣臣不諫者

帝嘗謂暕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帝為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有二子

杜整事皇育京兆杜陵人父闢滑州刺史整少有風槩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周文引為親信又從武帝平齊累遷上儀同隋文受禪加至上開府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衛王爽北伐以整為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

合州無因還整容進取陳策帝善之以為行軍總管鎮襄陽卒帝傷之謚曰襄

論曰大厦之構非一木之支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榕棁棟梁莫可棄也裴政李諤鮑宏高構榮毗陸知命等或文能道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衆星也趙綽居大理囹圄無寃栁彧處憲臺姦邪自肅不畏强禦梁毗得之矣邦之

司直柳彧近之矣杜整以聲績著美其有以取之乎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四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六十六　北史七十八

張定和　張淵

權武　王仁恭

吐萬緒　董純

魚俱羅　王辯

陳稜　趙才

張定和字處謐京兆萬年人家少貧有志節初為侍官隋開皇九年平陳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求鬻之妻不與定和遂行以功拜儀同遂棄其妻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征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戰神氣自若虜敗走帝聞而壯之遣使賫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柱國封武安縣侯煬帝嗣位歷宜州刺史河內

太守頗有惠政遷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擊之旣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中流矢斃其亞將柳武建擊賊悉斬之帝爲流涕贈光祿大夫時儔爵例除復封武安侯謚壯武子世立嗣

張淵

本史淵作奫避唐高祖廟諱

宇文懿清河東武城人其先自廣陵六合渡江家焉淵好讀兵書長於騎射尤便刀矟父雙仕周為清河太守免歸會鄉人郭子冀密引陳寇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淵贊成其謀竟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及隋文作相授丞相府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鎮江都

隋書江都作壽春

特敕淵從因為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力進開府儀同三

司封文安縣子歲餘淵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
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拜大將軍文帝命升御坐宴之謂
曰卿可爲朕兄朕爲卿父今日豫集汝無外也後賜綠
沉甲獸文具裝綺羅千匹尋從揚素征江表別破高智
慧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上大將軍歷撫濟二州刺
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爲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
東諒軍多物故淵衆獨全帝善之仁壽中卒于潭州總
管謚曰莊

權武字武弄天水人父襲慶仕周為開府時武元帝為周將與齊師戰於并州襲慶時從之被圍百餘重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矟皆折脱冑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求斫頭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武少果勁勇力絶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頻以軍功增邑周宣帝時再進上開府隋文為丞相引置左右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以創業之

尋進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錄復還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獄囚又常以南越邊遠政從其俗務適便宜皆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為帝令有司案之皆驗將斬之武於獄上書言父為武元帝戰死馬前以是求哀乃得除名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

如舊煬帝即位爲右屯衛大將坐事除名卒于家

王仁恭守元寶天水上邽人父猛周鄯州刺史仁恭少

劉毅修謹工騎射秦王俊引爲記室後爲車騎將軍從

楊素擊突厥于靈武有功拜上開府以驃騎將軍典蜀

王秀軍事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帝以仁恭素質直

置不問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以功進位大將軍歷呂

衛二州刺史歆汲郡太守有能名帝徵入朝慰勉之賜

賜甚厚遷信鄉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

得出境遼東之役以仁恭為將軍及班師仁恭為殿遇賊敗之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令委公為前軍前後賞賚甚重仁恭遂進軍至新城破其軍

隋書曰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勁騎一千擊破之因圍之帝聞大悅遣賜珍物進光祿大夫會楊玄感反兄子虎賁郎將仲伯豫焉坐免尋突厥為寇詔仁恭以

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數萬來寇馬邑復令
二將勒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
之幷斬二將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複大破之時天下
大亂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納賄又不敢輒開倉賑
民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事洩
隋書載武周恐事洩將爲亂海宣言郡中王府君不
開倉救民激怒吏民以此皆怨之後仁恭正坐廳事
武周率其徒數十人大呼而入

遂害之武周於是開倉賑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置
百官轉攻傍郡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
武畧在周累遷大將軍少司武隋文受禪拜青州總管
頗有治名從朔州總管甚為北狄所憚後帝有吞陳志
轉徐州總管令修戰具及大舉濟江緒以行軍總管與
西河賓洪景屯兵江北晉王廣為太子引為右虞候率
及即位恐漢王諒為變拜緒晉絳二州刺史未出關諒

已舉兵詔緒從楊素擊破之大業初再遷至光祿卿賀若弼過讒引緒爲證緒明其無罪免官後守東平太守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頓首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遼東之役請爲先鋒拜左屯衛大將軍指蓋馬道及還留鎮懷遠進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擊破元進解潤州圍賊窮蹙請降元進及其僞僕射朱燮僅以身免

隋書曰劉元進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率衆至楊子津元進自茅浦將渡江緒擊走之因濟江背水爲柵明旦元進來攻又大挫之賊解圍去緒進軍曲阿元進復結柵以拒緒挑之元進出戰陣未整緒以騎突之賊衆遂潰赴江水死者數萬元進挺身夜遁歸保其壘僞署僕射朱燮管崇等屯於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勢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元進及燮並以身免

於陣斬其偽僕射管崇及其將軍陸顗等五千餘人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獘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容求緒罪有司奏緒怯懦違詔除名配防建安尋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發疾卒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父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從周武帝平齊拜儀同隋文受禪後以軍功進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拜左衛將軍封順政縣公後從楊

素平漢王諒以功拜柱國進爵郡公齊王暕得罪純坐與交通帝譴之純曰比數詣齊王者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視此二兒勿忘吾言臣誠不敢忘先帝語時陛下亦侍先帝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數日出爲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轉榆林太守會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保懸簿山帝令純討破之

隋書曰純初閉營不與賊戰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爲

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之合戰於昌慮大
破其衆
斬萬餘級築爲京觀又破賊魏麒麟于單父及帝重征
遼東復以純爲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轉入沂水保
伍不及山純擊之擒孝才於陣車裂之時盜賊日益純
雖勉捉而所在蜂起有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遣鎖詣
東都有司見帝怒甚希旨致純死罪竟誅
魚俱羅馮翊下邽人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

闊數百步為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及沈玄懀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有功加開府封高唐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將出靈州道擊突厥逢之遂與俱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

隋書曰出左入右往還如飛

以功進柱國拜豐州總管突厥入境輒擒斬之自是不敢畜牧塞下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

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凶暴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鐵刺之盲其目溫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帝以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爲計贊至家飲藥死帝恐俱羅不安慮生邊患轉安州刺史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貢獻帝不受因遺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未幾越巂飛山蠻反詔

俱羅白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鍾葵討平之大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為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時民皆思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燮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京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絕時東都飢饉穀食踴貴俱羅遣家僮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微知之恐有異志案驗不得其罪帝復令大理司直

梁敬真鎖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為帝所
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衂斬東都市家口籍沒

王辯字警畧馮翊蒲城人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
助給軍粮為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
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隋時從楊素討平漢王
諒又數以軍功累遷至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
　隋書曰魏刀兒自號歷山飛衆十餘萬刼掠燕趙
煬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畧辯論取賊勢帝稱善曰誠

如此賊不足憂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勃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令辯擊之屢挫其鋭帝在江都宮聞而召之及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畧士達復戰破之優詔襃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孝康竇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者十數萬小者數千寇掠河北辯擊之所向皆捷及翟讓寇徐豫辯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攻敗密

隋書曰辯率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破外柵密營潰辯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鳴角收兵翻為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遂涉水至中流為溺人所引墜馬

隋書曰辯時身被重甲敗兵前後相蹈籍不能復上馬

竟溺死三軍莫不痛惜時有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從衛玄討楊玄感頻戰有功及玄感敗夫萬

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
將突厥始畢圍鴈門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

隋書曰每賊至獨出當其鋒或下馬坐地引強弓射
賊所中皆殪

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力也後頻討羣
盜累功至將軍又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爲將帥
數征伐並有名於世事皆亡失故史官闕云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

勇事章大寶爲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于家高智慧汪文進反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爲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既作拒之禍及不如偽從別爲後計峴然之後潛使稜至柱國李徹所請爲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泄爲其黨所殺稜僅免文帝以其父故拜開府大業三年拜虎賁郎將後與朝請大夫張鎮周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

初見舟艦以為商旅往往請軍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剌兜遣兵拒戰鎮周頻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拒戰稜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為五軍趣其都邑乘勝逐北至其柵破之

隋書曰渴剌兜背柵而陣稜盡鋭擊之從辰至未苦戰不息渴剌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塡塹攻破其柵

斬渴剌兜獲其子島槌擄男女數千而歸煬帝大悅加稜右光祿大夫鎮周金紫光祿大夫帝再征遼東稜為東萊留守楊玄感反稜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營戰艦于江南至彭城賊帥孟讓據都梁宮阻淮為固稜潛自下流濟至江都襲破讓以功進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帝遣稜擊之往往克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渡清江擊宣城賊俄帝以弑崩守

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祿于江都祿集衆縞素為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被後為孝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而害之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粗悍無威儀隋文受禅以軍功至上儀同後配事晉王王為太子拜右虞侯率及即位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而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再轉右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為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

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破賊以功進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再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事巡幸才恒為斥候肅遏姦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時人雖憚其不避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一年帝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諫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乃出之遂幸江都待遇愈昵時江都糧盡内史侍郎虞世基秘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陽才極陳入京策世基極言渡江便

帝無言才與世基相忿爭而出宇文化及弑逆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執之謂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才默然不對化及忿其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請勸其同謀逆者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盃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為諸人默然不對行至聊城遇疾俄化及為竇建德所破才復見鹵心彌不平數日卒時年七十三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洛賀蘭蕃俱為武候將

軍剛嚴正直不避强禦咸以稱職知名

論曰英賢奮發亦各因時張定和張奫皆一時壯士而困於貧賤當其抑欝未遇安知有鴻鵠志哉終能振拔汙泥中其力用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得丈夫之節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宜哉仁恭武毅見知文以取達初在汲郡清能可紀後居馬邑貪惏而亡鮮克有終斯言乃驗吐萬緒董純以推蒲不翦遂嬰罪戮大業之季盜可盡乎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纍王

猝殞身勍敵志在勤王陳稜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拒基之謟可謂不苟同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四